

他翻译的著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黄昏》中写下的诗句,也许为冯端在物理世界的毕生追求留下了最好的注脚——“你对不可言说的进行探究,使你迷惘的生命终趋于成熟”。

冯端:穷理尽性皆为诗

■本报记者 郝俊

“像滔滔波浪滚向沙滩,我们的光阴不息地奔赴终点。”

无论伟大的莎士比亚有着怎样超越常人的想象力,他都不会料到,自己写就的这两行诗,会在百年之后被印刻在名为《凝聚态物理学》的一本专业物理教材上。

如若有天,莎士比亚也许会惊讶地看到,一个来自中国的物理学家,在古稀之年将这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而这位中国人的名字,已被赋予苍穹中一颗明亮的小行星,焕发出恒久绚烂的光芒。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物理学家冯端;天空中那颗耀眼的明星,叫做“冯端星”。

“科学和艺术可以彼此应和,诗歌和物理学是相连接的。”正如冯端这句名言所通达的境界,这位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物理学家,绘就了诗一般深邃的人生画卷,意味隽永。

书香成就“冯氏传奇”

走进冯端家中,无人不惊叹于他在书房的那片小天地——满眼都是翻开的书和零散的纸片,随意摊放在椅子、桌面、书柜和地板上。

旁人看似杂乱无序,冯端心里却自有章法。夫人陈廉方总是笑着对来客说:“他不让动,说一动,他就什么也找不到了。”

冯端自幼嗜书,源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特别是大哥冯焕对其影响至深。1923年冯端出生时,大哥冯焕已经8岁,到了识字的年纪,他时不时就会拿着兄长的课本翻看,尽管对书中内容不甚了了,却也兴趣盎然,乐在其中。

冯端就读苏州中学时,已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深造的冯焕,常常以新书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自己这位年纪最幼的弟弟。冯端永远记得,读到房龙所著《人类的故事》和《宽容》时,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

“这两本书,把我的视野大大地拓宽了,并使我一生对文化有着特别的兴趣。我至今还记得《宽容》这本书上写道:‘要允许他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耐心地、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已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和观点。’”这成为贯穿冯端一生的精神指引。

尽管冯端的父亲骨子里是个旧式文人,擅诗词,工书法,他也不想将自己的爱好强加在孩子们身上,甚至从未给他们看过自己的诗集。反倒是目不识丁的母亲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常常为他们背诵《唐诗三百首》或《千家诗》中的诗篇,成为冯端最早的诗歌启蒙老师。

“我们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横加干涉,更不会施加任何压力。”冯端说,父母总是鼓励他

冯端 1923年6月11日出生于苏州,祖籍浙江绍兴,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49年该校更名为南京大学后,历任物理系副教授、教授及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作为我国晶体缺陷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国际上领先开拓非线性光学晶体微结构这一新领域。



们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

宽松的家庭环境中,冯家四兄妹按照各自的兴趣和意愿自由生长,成就了此后科技界引为佳话的“冯氏传奇”。

长兄冯焕,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学美国,曾任通用电气公司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长姐冯慧,成为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姐夫是中科院院士、著名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二哥冯康,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数学家;冯端年纪最小,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

这样的学府门第,足可谓英才济济。

“几乎教遍物理学的分支”

“大哥冯焕为我们带了好头。我们四兄妹大致走上了相同的道路:从苏州中学附属实验小学到苏州中学,然后考入中央大学。”也正是冯焕就读中央大学电机系期间,时不时带回家翻阅的科普读物,让冯端开始对科学发生兴趣。

1942年,冯端进入抗战期间迁往大后方重庆的中央大学物理系。这里名师荟萃,为物理系开课的吴有训、赵忠尧、施士元等人均堪称学术

大师。在较高的起点上,冯端打下坚实基础。

1946年大学毕业,冯端留校担任助教,由此开启了他自己母校长达60多年的教研生涯。

“大学入学时,班里有十几个人,但最后毕业的仅有3位。毕业时,也可以到中学教书,但中学教师当时不是很稳定,而大学教师是一个相对安定的职业,有发展,并且还有可能出国进修。”冯端心中所想,只是在一个宁静的环境中,安心做点事情。

起初,按照当时大学的惯例,助教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学生实验,并帮助教授批改习题。直到1949年春,冯端才真正走上三尺讲台,为医学院、生物系、化学系等开设普通物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在学习前苏联教学体系的热潮中,大学纷纷成立专门化的教研组,冯端被分配到新成立的金属物理组。

从1956年起,冯端开始承担物理系课程。广泛的兴趣爱好加上人文素养的深厚积淀,冯端的课堂渐渐充满魅力,他总是能将各学科的知识与物理学规律融会贯通,表达生动而又精透透彻,无怪乎教室里常常“爆棚”。

“这以后,我几乎教遍了物理学的各个分支,

老师沈从文说弟子汪曾祺“写得比我好”。站在读者的角度上,沈从文的作品中也有一股水气,但那是偏僻清静、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水气,汪曾祺则不同,他的水气有温度,会让视线模糊,但心里却有股子亲切的踏实感。

水气氤氲汪曾祺

■北绛



汪曾祺



汪曾祺书画

就冒出来了。”看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小时候爷爷待客,菜不够的时候便指挥我从酱缸里掏几枚腌好的咸鸭蛋出来,滚水煮熟,捞出来放凉。站在灶台边看着爷爷手起刀落,刷——一颗蛋一分为二,中间圆圆的蛋黄流出油来。文字高妙与否重要吗?人作为一种极端自我的生物,在意的其实只有自己而已,能够映射、使得读者想起私人回忆的文章,往往容易得人喜爱。接下来汪曾祺表达了对非高邮鸭蛋的淡淡鄙视:“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不禁莞尔,你高邮的鸭蛋是不错,我家乡的可也没输给你!这般的挑战心,倒让没吃过高邮鸭蛋的人生起了定要尝一尝的念头。

如果汪曾祺投身实业,食品业他必定独占鳌头,现代人热爱的传统味道,哪个代言人能比得过他?甚至连广告宣传费都省了,不用说自己产品有多好,单单一篇文章就能诱惑人去尝一尝。

关于鸭蛋,笔者还读过这样一则趣闻。几位高邮的后辈到北京,拜见汪曾祺,对其甚为尊敬,称赞说:“高邮除了秦少游,就是您了。”不想汪曾祺一脸正色,道:“不对,高邮双黄鸭蛋比我名气大多了,我只能居第三位。”

相比起读什么民俗学或者考证历史记载,文学作品中的关于传统习俗的叙述通常更加吸引人且简便易行。虽然现在大家都在批判因为电

从基础课到专业课,从实验课到理论课。”冯端在教学中应对自如,但自己总是觉得,应该做点突破性的工作。

1964年,冯端历经“三年困难时期”写就的中国第一部《金属物理》专著上卷出版。1966年,下卷刚刚写完交稿,“文革”开始了。他和很多南京大学的教师们一起,先是被送到溧阳农村劳动,后来,又被派去参加修建南京长江大桥。

“我们也就是打打小工,抬抬木料,石子什么的。大桥通车前一天,我还帮着给桥面铺沥青。”忆起往事,冯端并无怨言。只是他写的那本《金属物理》下卷,直到十年之后的1975年才得以面世。这套专著颇受学界好评,甚至有人将其誉为从事金属材料工作的必读“圣经”。

“迷惘的生命终趋于成熟”

同样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段极为困难的时期,冯端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工作。

针对当时国防工业的需求,冯端选择我国产量丰富且发展尖端技术急需的钼、钨、铌等难熔金属为突破口,借鉴世界上问世不久的电子轰击熔炼技术,组织设计并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熔炉区熔设备,成功制备出钼、钨单晶体。

“搞艺术需要有鉴赏能力、鉴别能力,搞科学也是如此。选择课题,牵涉到一个人的科学眼光或鉴别能力。课题选择不当,就可能走入死胡同。”作为科学家,冯端说要像老鹰盘旋在天空中一样,敏锐寻找到目标,并一一攻克。

“文革”后,冯端将金属物理教研组改建为晶体物理教研组,开创我国晶体缺陷物理学科领域,广泛开展功能材料的缺陷与微结构研究,很快跻身国际前沿。

1980年,他与合作者在实验上首次全面验证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尼古拉斯·布隆伯根(Nicolaas Bloembergen)提出的理论设想,实现了倍频增强效应。这被认为是“文革”之后,我国物理工作者在国内作出的首批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之一。

此后,冯端又积极倡导和推动纳米科学领域的研究,率先开展原子团簇物理研究,力主将凝聚态物理与材料科学相结合,向人工控制微结构以获得性能优异的新型材料方向发展……

从金属物理到材料科学,从固体物理到凝聚态物理,冯端凭借鹰一般敏锐的学术眼光,实现学科跨越,成为我国金属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物理学前辈钱临照曾这样评价冯端:“在凝聚态物理中论著丰硕,已达随心所欲之效果。”然而,这位大师级的物理学家,却从未有留洋深造

的经历,可谓土生土长。

“年轻时,大哥冯焕和姐姐冯慧都在美国留学,二哥冯康到前苏联留学。老母亲在家要有人赡养,所以我就没有出去。”冯端说,这是为了“小家”,而后则是为了“大家”,“改革开放后,我有很多机会出国进修和工作。但实验室尚在初创阶段,我要出谋划策,争取经费和设备,因此将名额推荐给了系里的年轻老师,自己则坚守岗位”。

既然如此,冯端又如何练就成大师?人们总喜欢这样提问。

他翻译的著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黄昏》中写下的诗句,也许为冯端在物理世界的毕生追求留下了最好的注脚——“你对不可言说的进行探究,使你迷惘的生命终趋于成熟”。

精神的乐土

在物理世界驰骋纵横一生,很难相信,科学家冯端却从未远离自己深爱的诗歌。

家庭环境的熏陶,让冯端自幼领略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教”传统,而广博的阅读,让他对新诗和译诗逐渐着迷。1944年,冯端在大学中以“若梵”为笔名发表译诗,歌德、雪莱、里尔克等著名诗人的作品,都曾在他笔下被精心推敲为中文。

冯端与爱人陈廉方相濡以沫近一甲子,同样因为诗歌,才缔造了这段良缘。相识之初,正是冯端赠予陈廉方的两本诗集,打动了爱人的芳心,诗歌让彼此拉近了距离。

1955年,冯端与陈廉方喜结连理不久,他们从南京外文书店购得一本诗集画册《蝶影翩翩》,经历世事动荡的漫长岁月,至今陪伴在两位老人身边。2008年,二老在浙江西天目山避暑时随身携带此书,不时拿出欣赏,触景生情,两人有了合译此书的念头。

“这部诗画集译出后,只是小范围地发给了亲朋好友,希望大家欢乐一下。”在冯端九十大寿的祝寿会上,夫妻二人将合译的《蝶影翩翩》送给每一位前来祝寿的人,成为当天最为浪漫的景致。

同样是在祝寿会那天,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于2008年3月3日发现一颗小行星,已获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被正式命名为“冯端星”,成为科学界献给冯端的一份厚礼。

物理与诗歌,在冯端的生命历程中,它们早已不是单纯的事业或爱好,而是他永恒的精神乐土。

“凝视这生活斑驳的痕印,我们重温种种亲切的回忆,那一同眺望过的田野与湖泊,仿佛和我们的生命交融在一起。”在一本厚厚的影集上,冯端这样写道。

Senior
先生

喜爱《舌尖上的中国》的观众,若读过汪曾祺的书,十有八九是会喜欢的。这位出生在江苏高邮的“老头儿”,写了许多故乡的食物、故乡的人,生动而又紧致。内容无非是些家常事,但那般自持的劲儿一般人是不学不来的,字里行间似乎都要透出水气来。

初遇汪曾祺是几年前学校的一次特卖会,一本瘦长32开的散文集,封面一株墨荷,懒懒散散却又颇有风韵地躺在一堆横七竖八的书里。决定把它带回家纯属偶然,但恰恰是这种偶然造就了惊喜,如同恋爱一般。毕业时丢掉了不少书,唯有这本被我小心装进了贴身背包,端正地摆在书橱里。偶尔放假,躺在童年小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总会抽出来读的也是它。看到扉页上几年前自己用铅笔写的标注:“读汪曾祺的文字,仿佛置身江南水乡,水气氤氲,透着暖暖的人情味儿。”

故乡在中国文人的创作中永远具有重要的地位,不管是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莫言的褒贬夹杂,故乡都是重要的创作源泉。尽管汪曾祺久居北京,但童年时的经历同样也是创作的重要财富。他心中的故乡,是温情脉脉的。

在还没有iPhone能够实现随手拍,专家还没有指出喜欢晒食物是一种心理病态之前,汪曾祺用文字的方式让故乡的食物定格。人类科技发展到今天也没有发明出一种可以远距离传输味道的工具。对于食物,我们能用的只有描述,用图片或者影像记录它们的形态,用声音记录它们的制作过程或者温度,或者通过文字试着将一个人的感受传达给另一个人。相比《舌尖上的中国》的客观视角,汪曾祺的主观描述许多时候更加动人。将一种私人化的感受毫无保留而又充满技巧地进行转述,更具蛊惑人心的功效。想象力会带动读者的想象力,进而口腔开始分泌唾液,下一秒可能就直奔淘宝输入搜索词了。

不信的话,我们就来阅读一段他的文字。《端午的鸭蛋》这篇小文中说:“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油滋滋的咸鸭蛋,会有人不被瞬间吸引吗?接着写吃咸鸭蛋的方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

“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不知道现在高邮的小孩子们,除了知道鸭蛋可以真空包装远销海内外之外,是否知道还有这样的玩法呢?

“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啧啧,鸭蛋当饰物,不知道《舌尖上的中国2》里总导演陈晓翔有没有考虑这个选题,大街小巷穿着漂亮衣服的小孩子们襟上挂着枚鸭蛋,画面定是有趣又好看。

鸭蛋总归是要吃的呀,吃完了,节就过完了?别急,老头儿说了,这好玩儿的才开始呢。“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好友苏北评价汪曾祺说他的文字很贵气,一点也不“幼稚”,他还说汪老的散文小品都是白得不能再白,但字里行间释放得有一股古人性情文章里才有的文气、雅气、书香才子气。老师沈从文说弟子汪曾祺“写得比我好”。站在读者的角度上,沈从文的作品中也有一股水气,但那是偏僻清静、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水气,汪曾祺则不同,他的水气有温度,会让视线模糊,但心里却有股子亲切的踏实感。

2013年是汪曾祺和王小波离世16周年,这二位也时常被拿来作比,批评派认为汪曾祺就是个时代的“小清新”,盛赞王小波的犀利文风,矛头直指汪老头儿的“不思进取”。但,文风与文风之间、价值观与价值观之间,果真有孰优孰劣之分吗?这个孰优孰劣又是具备了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去评述呢?

一直琢磨着要买套汪曾祺文集,但大而全的版本似乎还未出现。并且老头儿小而美的文章也在不停地被新发现。或许对待他的文字,还是不期而遇的方式比较好。